# 隋書/卷6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李諤 鮑宏 裴政 柳莊 源師 郎茂 高構 張虔威 榮毗 陸知命 房彥謙 ◄

隋書
卷六十七
列傳第三十二　虞世基 裴蘊 裴矩

► 宇文愷 閻毗 何稠

## 虞世基

虞世基，字茂世，會稽余姚人也。父荔，陳太子中庶子。世基幼沉靜，喜慍不形于色，博學有高才，兼善草隸。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曰：「南金之貴，屬在斯人。」少傅徐陵聞其名，召之，世基不往。後因公會，陵一見而奇之，顧謂朝士曰：「當今潘、陸也。」因以弟女妻焉。仕陳，釋褐建安王法曹參軍事，曆祠部殿中二曹郎、太子中舍人。遷中庶子、散騎常侍、尚書左丞。陳主嘗于莫府山校獵，令世基作《講武賦》，於坐奏之曰：

夫玩居常者，未可論匡濟之功；應變通者，然後見帝王之略。何則？化有文質，進讓殊風，世或澆淳，解張累務。雖複順紀合符之後，望雲就日之君，且修戰於版泉，亦治兵於丹浦。是知文德武功，蓋因時而並用，經邦創制，固與俗而推移。所以樹鴻名，垂大訓，拱揖百靈，包舉六合，其唯聖人乎！

鶉火之歲，皇上禦宇之四年也。萬物交泰，九有乂安，俗躋仁壽，民資日用。然而足食足兵，猶載懷于履薄；可久可大，尚憚乎於禦朽。至如昆吾遠贐，肅慎奇賧，史不絕書，府無虛月。貝胄雍弧之用，犀渠闕鞏之殷，鑄名劍于尚方，積雕戈於武庫。熊羆百萬，貔豹千群，利盡五材，威加四海。爰于農隙，有事春蒐，舍爵策動，觀使臣之以禮，沮勸賞罰，乃示民以知禁。盛矣哉，信百王之不易，千載之一時也！昔上林從幸，相如於是頌德，長楊校獵，子雲退而為賦。雖則體物緣情，不同年而語矣，英聲茂實，蓋可得

而言焉。其辭曰：

惟則天以稽古，統資始於群分。膺錄圖而出震，樹司牧以為君。既濟寬而濟猛，亦乃武而乃文。北怨勞乎殷履，南伐盛于唐勳。彼周幹與夏戚，粵可得而前聞。我大陳之創業，乃撥亂而為武。戡定艱難，平壹區宇。從喋喋之樂推，爰蒼蒼而再補。故累仁以積德，諒重規而襲矩。惟皇帝之休烈，體徇齊之睿哲。敷九疇而鹹敘，奄四海而有截。既搜揚於帝難，又文思之安安。幽明請吏，俊乂在官。禦璿璣而七政辨，朝玉帛而萬國歡。昧旦丕顯，未明思治。道藏往而知來，功參天而兩地。運聖人之上德，盡生民之能事。於是禮暢樂和，刑清政肅。西暨析支，東漸蟠木。罄圖諜而效祉，漏川泉而禔福。在靈貺而必臻，亦何思而不服。雖至治之隆平，猶戒國而強兵。選羽林於六郡，詔蹶張于五營。兼折衝而餘勇，鹹重義而輕生。遂乃因農隙以教民，在春蒐而習戰。命司馬以示法，帥掌固而清甸。導旬始以前驅，伏鉤陳而後殿。抗鳥旌於析羽，飾魚文於被練。爾乃革軒按轡，玉虯齊鞅。屯左矩以啟行，擊右鐘而傳響。交雲罕之掩映，紛劍騎而來往。指攝提於鬥極，洞閶闔之弘敞。跨玄武而東臨，款黃山而北上。隱圓闕之迢遞，屆方澤之塏爽。于斯時也，青春晚候，朝陽明岫。日月光華，煙雲吐秀。澄波瀾于江海，靜氛埃於宇宙。乘輿乃禦太一之玉堂，授軍令于紫房。蘊龍韜之妙算，誓武旅於戎場。銳金顏於庸蜀，躪鐵騎于漁陽。彀神弩而持滿，彏天弧而並張。曳虹旗之正正，振夔鼓之鏜鏜。八陳肅而成列，六軍儼以相望。拒飛梯於縈帶，聳樓車于武岡。或掉鞅而直指，乍交綏而弗傷。裁應變而蛇擊，俄蹈厲以鷹揚。中小枝於戟刃，徹蹲劄於甲裳。聊七縱于孟獲，乃兩擒于卡莊。始軒軒而鶴舉，遂離離以雁行。振川穀而橫八表，蕩海嶽而耀三光。諒窈冥之不測，羌進退而難常。亦有投石扛鼎，超乘挾輈。衝冠聳劍，鐵楯銅頭。熊渠殆凶，武勇操牛。雖任鄙與賁、育，故無得而為仇。九攻既決，三略已周。鳴鐲振響，風卷電收。於是勇爵班，金奏設，登元、凱而陪位，命方、邵而就列。三獻式序，八音未闋。舞干戚而有豫，聽鼓鞞而載悅。俾挾纊與投醪，鹹忘軀而殉節。方席捲而橫行，見王師之有征。登燕山而戮封豕，臨瀚海而斬長鯨。望雲亭而載蹕，禮升中而告成。實皇王之神武，信蕩蕩而難名者也。

陳主嘉之，賜馬一匹。及陳滅歸國，為通直郎，直內史省。貧無產業，每傭書養親，怏怏不平。嘗為五言詩以見意，情理淒切，世以為工，作者莫不吟詠。未幾，拜內史舍人。

煬帝即位，顧遇彌隆。禮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，罕所推謝，至是與世基相見，歎曰：「海內當共推此一人，非吾儕所及也。」俄遷內史侍郎，以母憂去職，哀毀骨立。有詔起令視事，拜見之日，殆不能起，帝令左右扶之。哀其羸瘠，詔令進肉，世基食輒悲哽，

不能下。帝使謂之曰：「方相委任，當為國惜身。」前後敦勸者數矣。帝重其才，親禮逾厚，專典機密，與納言蘇威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、黃門侍郎裴矩、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。于時天下多事，四方表奏日有百數。帝方凝重，事不庭決，入閤之後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。世基至省，方為敕書，日且百紙，無所遺謬。其精審如是。遼東之役，進位金紫光祿大夫。後從幸雁門，帝為突厥所圍，戰士多敗。世基勸帝重為賞格，親自撫循，又下詔停遼東之事。帝從之，師乃複振。及圍解，勳格不行，又下伐遼之詔。由是言其詐眾，朝野離心。

帝幸江都，次鞏縣，世基以盜賊日盛，請發兵屯洛口倉，以備不虞。帝不從，但答雲：「卿是書生，定猶恇怯。」于時天下大亂，世基知帝不可諫止，又以高熲、張衡等相繼誅戮，懼禍及己，雖居近侍，唯諾取容，不敢忤意。盜賊日甚，郡縣多沒。世基知帝惡數聞之，後有告敗者，乃抑損表狀，不以實聞。是後外間有變，帝弗之知也。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盜于河北，降賊數十萬，列狀上聞。帝歎曰：「我初不聞賊頓如此，義臣降賊何多也！」世基對曰：「鼠竊雖多，未足為慮。義臣克之，擁兵不少，久在閫外，此最非宜。」帝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遽追義臣，放其兵散。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，詣江都奏事，稱李密有眾百萬，圍逼京都，賊據洛口倉，城內無食，若陛下速還，烏合必散，不然者，東都決沒。因歔欷嗚咽，帝為之改容。世基見帝色憂，進曰：「越王年小，此輩誑之。若如所言，善達何緣來至？」帝乃勃然怒曰：「善達小人，敢廷辱我！」因使經賊中，向東陽催運，善達遂為群盜所殺。此後外人杜口，莫敢以賊聞奏。

世基貌沉審，言多合意，是以特見親愛，朝臣無與為比。其繼室孫氏，性驕淫，世基惑之，恣其奢靡。雕飾器服，無複素士之風。孫複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，而頑鄙無賴，為其聚斂。鬻官賣獄，賄賂公行，其門如市，金寶盈積。其弟世南，素國士，而清貧不立，未曾有所贍。由是為論者所譏，朝野鹹共疾怨。宇文化及殺逆也，世基乃見害焉。

長子肅，好學多才藝，時人稱有家風。弱冠早沒。肅弟熙，大業末為符璽郎。次子柔、晦，並宣義郎。化及將亂之夕，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：「事勢以然，吾將濟卿南渡，且得免禍，同死何益！」熙謂伋曰：「棄父背君，求生何地？感尊之懷，自此訣矣。」及難作，兄弟競請先死，行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。

## 裴蘊

裴蘊，河東聞喜人也。祖之平，梁衛將軍。父忌，陳都官尚書，與吳明徹同沒于周，賜

爵江夏郡公，在隋十餘年而卒。蘊性明辯，有吏幹。在陳仕曆直閣將軍、興甯令。蘊以其父在北，陰奉表于高祖，請為內應。及陳平，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，次至蘊，上以為夙有向化之心，超授儀同。左僕射高熲不悟上旨，進諫曰：「裴蘊無功于國，寵逾倫輩，臣未見其可。」上又加蘊上儀同，熲複進諫，上曰：「可加開府。」熲乃不敢複言，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，禮賜優洽。曆洋、直、隸三州刺史，俱有能名。大業初，考績連最。煬帝聞其善政，征為太常少卿。初，高祖不好聲技，遣牛弘定樂，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儛之色，皆罷遣從民。至是，蘊揣知帝意，奏括天下周、齊、梁、陳樂家子弟，皆為樂戶。其六品已下，至於民庶，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，皆直太常。是後異技淫聲鹹萃樂府，皆置博士弟子，遞相教傳，增益樂人至三萬餘。帝大悅，遷民部侍郎。

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，禁網疏闊，戶口多漏。或年及成丁，猶詐為小，未至於老，已免租賦。蘊曆為刺史，素知其情，因是條奏，皆令貌閱。若一人不實，則官司解職，鄉正裡長皆遠流配。又許民相告，若糾得一丁者，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。是歲大業五年也，諸郡計帳，進丁二十四萬三千，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。帝臨朝覽狀，謂百官曰：「前代無好人，致此罔冒。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，全由裴蘊一人用心。古語雲，得賢而治，驗之信矣。」由是漸見親委，拜京兆贊治，發擿纖毫，吏民懾憚。

未幾，擢授御史大夫，與裴矩、虞世基參掌機密。蘊善候伺人主微意，若欲罪者，則曲法順情，鍛成其罪。所欲宥者，則附從輕典，因而釋之。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，憲部大理莫敢與奪，必稟承進止，然後決斷。蘊亦機辯，所論法理，言若懸河，或重或輕，皆由其口，剖析明敏，時人不能致詰。楊玄感之反也，帝遣蘊推其黨與，謂蘊曰：「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，益知天下人不欲多，多即相聚為盜耳。不盡加誅，則後無以勸。」蘊由是乃峻法治之，所戮者數萬人，皆籍沒其家。帝大稱善，賜奴婢十五口。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，蘊知帝惡之，乃奏曰：「道衡負才恃舊，有無君之心。見詔書每下，便腹非私議，推惡于國，妄造禍端。論其罪名，似如隱昧，源其情意，深為悖逆。」帝曰：「然。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，輕我童稚，共高熲、賀若弼等外擅威權，自知罪當誅惣。及我即位，懷不自安，賴天下無事，未得反耳。公論其逆，妙體本心。」於是誅道衡。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，威不願帝複行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，乃詭答曰：「今者之役，不願發兵，但詔赦群盜，自可得數十萬。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曆山飛、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，出遼西道，諸河南賊王薄、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，浮滄海道，必喜於免罪，競務立功，一歲之間，可滅高麗矣。」帝不懌曰：「我去尚猶未克，鼠竊安能濟乎？」威出後，蘊奏曰：「此大不遜，天下何處有許多賊！」帝悟曰：「老革多奸，將賊脅我。欲搭其口，但隱忍之，誠極難耐。」蘊知上意，遣張行本奏威罪惡，帝付蘊推鞫之，

乃處其死。帝曰：「未忍便殺。」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。蘊又欲重己權勢，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，增置禦史百餘人。於是引致奸黠，共為朋黨，郡縣有不附者，陰中之。于時軍國多務，凡是興師動眾，京都留守，及與諸蕃互市，皆令禦史監之。賓客附隸，遍于郡國，侵擾百姓，帝弗之知也。以渡遼之役，進位銀青光祿大夫。及司馬德戡將為亂，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。蘊共惠紹謀，欲矯詔發郭下兵民，盡取榮公來護兒節度，收在外逆党宇文化及等，仍發羽林殿腳，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，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，扣門援帝。謀議已定，遣報虞世基。世基疑反者不實，抑其計。須臾，難作，蘊歎曰：「謀及播郎，竟誤人事。」遂見害。子愔為尚輦直長，亦同日死。

## 裴矩

裴矩，字弘大，河東聞喜人也。祖他，魏都官尚書。父訥之，齊太子舍人。矩繈褓而孤，及長好學，頗愛文藻，有智數。世父讓之謂矩曰：「觀汝神識，足成才士，欲求宦達，當資幹世之務。」矩始留情世事。齊北平王貞為司州牧，辟為兵曹從事，轉高平王文學。及齊亡，不得調。高祖為定州總管，召補記室，甚親敬之。以母憂去職。高祖作相，遣使者馳召之，參相府記室事。及受禪，遷給事郎，奏舍人事。伐陳之役，領元帥記室。既破丹陽，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。明年，奏詔巡撫嶺南，未行而高智慧、汪文進等相聚作亂，吳、越道閉，上難遣矩行。矩請速進，上許之。行至南康，得兵數千人。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，遣其所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。矩與大將軍鹿願赴之，賊立九柵，屯大庾嶺，共為聲援。矩進擊破之，賊懼，釋東衡州，據原長嶺。又擊破之，遂斬師舉，進軍自南海援廣州。仲宣懼而潰散。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，又承制署其渠帥為刺史、縣令。及還報，上大悅，命升殿勞苦之，顧謂高熲，楊素曰：「韋洸將二萬兵，不能早度嶺，朕每患其兵少。裴矩以三千敝卒，徑至南康。有臣若此，朕亦何憂！」以功拜開府，賜爵聞喜縣公，賚物二千段。除民部侍郎，尋遷內史侍郎。

時突厥強盛，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，即宇文氏之女也，由是數為邊患。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，長孫晟先發其事，矩請出使說都藍，顯戮宇文氏。上從之。竟如其言，公主見殺。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，屢犯亭鄣，詔太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，出定襄道，以矩為行軍長史，破達頭可汗于塞外。萬歲被誅，功竟不錄。上以啟民可汗初附，令矩撫慰之，還為尚書左丞。其年，文獻皇后崩，太常舊無儀注，矩與牛弘據齊禮參定之。轉吏部侍郎，名為稱職。煬帝即位，營建東都，矩職修府省，九旬而就。時西域諸蕃，多至張掖，與中國交市。帝令矩掌其事。矩知帝方勤遠略，諸商胡至者，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，撰《西域圖記》三卷，入朝奏之。其序曰：

臣聞禹定九州，導河不逾積石；秦兼六國，設防止及臨洮。故知西胡雜種，僻居遐裔，禮教之所不及，書典之所罕傳。自漢氏興基，開拓河右，始稱名號者，有三十六國，其後分立，乃五十五王。仍置校尉、都護，以存招撫。然叛服不恆，屢經征戰，後漢之世，頻廢此官。雖大宛以來，略知戶數，而諸國山川，未有名目。至如姓氏風土，服章物產，全無纂錄，世所弗聞。複以春秋遞謝，年代久遠，兼併誅討，互有興亡。或地是故邦，改從今號，或人非舊類，因襲昔名。兼復部民交錯，封疆移改，戎狄音殊，事難窮驗。於闐之北，蔥嶺以東，考于前史，三十餘國。其後更相屠滅，僅有十存。自餘淪沒，掃地俱盡，空有丘墟，不可記識。皇上膺天育物，無隔華夷，率土黔黎，莫不慕化。風行所及，日入以來，職貢皆通，無遠不至。臣既因撫納，監知關市，尋討書傳，訪采胡人，或有所疑，即詳眾口。依其本國服飾儀形，王及庶人，各顯容止，即丹青模寫，為《西域圖記》，共成三卷，合四十四國。仍別造地圖，窮其要害。從西頃以去，北海之南，縱橫所亙，將二萬里。諒由富商大賈，周遊經涉，故諸國之事，罔不遍知。複有幽荒遠地，卒訪難曉，不可憑虛，是以致闕。而二漢相踵，西域為傳，戶民數十，即稱國王，徒有名號，乃乖其實。今者所編，皆餘千戶，利盡西海，多產珍異。其山居之屬，非有國名，及部落小者，多亦不載。發自敦煌，至於西海，凡為三道，各有襟帶。北道從伊吾，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，度北流河水，至拂菻國，達於西海。其中道從高昌、焉耆、龜茲、疏勒、度蔥嶺，又經鈸汗、蘇對沙那國、康國、曹國、何國、大小安國、穆國，至波斯，達於西海。其南道從鄯善，於闐，硃俱波、喝槃陀，度蔥嶺，又經護密、吐火羅、挹怛、帆延，漕國，至北婆羅門，達於西海。其三道諸國，亦各自有路，南北交通。其東女國、南婆羅門國等，並隨其所往，諸處得達。故知伊吾、高昌、鄯善，並西域之門戶也。總湊敦煌，是其咽喉之地。以國家威德，將士驍雄，泛濛汜而揚旌，越昆侖而躍馬，易如反掌，何往不至！但突厥、吐渾分領羌胡之國，為其擁遏，故朝貢不通。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，引領翹首，願為臣妾。聖情含養，澤及普天，服而撫之，務存安輯。故皇華遣使，弗動兵車，諸蕃即從，渾、厥可滅。混一戎夏，其在茲乎！不有所記，無以表威化之遠也。

帝大悅，賜物五百段，每日引矩至御坐，親問西方之事。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，吐谷渾易可併吞。帝由是甘心，將通西域，四夷經略，咸以委之。轉民部侍郎，未視事，遷黃門侍郎。帝復令矩往張掖，引致西蕃，至者十餘國。大業三年，帝有事于恆嶽，咸來助祭。帝將巡河右，複令矩往敦煌。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，啖以厚利，導使入朝。及帝西巡，次燕支山，高昌王、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，謁于道左。皆令佩金玉，被錦罽，焚香奏樂，歌儛喧噪。復令武威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，騎乘填咽，

周亙數十裡，以示中國之盛。帝見而大悅。竟破吐谷渾，拓地數千里，並遣兵戍之。每歲委輸巨億萬計，諸蕃懾懼，朝貢相續。帝謂矩有綏懷之略，進位銀青光祿大夫。其冬，帝至東都，矩以蠻夷朝貢者多，諷帝令都下大戲。征四方奇技異藝，陳於端門街，衣錦綺、珥金翠者以十數萬。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。皆被服鮮麗，終月乃罷。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，盛列酒食，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，所至之處，悉令邀延就坐，醉飽而散。蠻夷嗟歎，謂中國為神仙。帝稱其至誠，顧謂宇文述、牛弘曰：「裴矩大識朕意，凡所陳奏，皆朕之成算。未發之頃，矩輒以聞。自非奉國用心，孰能若是！」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，令矩共往經略。矩諷諭西域諸國曰：「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，所以城伊吾耳。」咸以為然，不復來競。及還，賜錢四十萬。矩又白狀，令反間射匱，潛攻處羅，語在《突厥傳》。後處羅為射匱所迫，竟隨使者入朝。帝大悅，賜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器。

從帝巡於塞北，幸啟民帳。時高麗遣使先通於突厥，啟民不敢隱，引之見帝。矩因奏狀曰：「高麗之地，本孤竹國也。周代以之封於箕子，漢世分為三郡，晉氏亦統遼東。今乃不臣，別為外域，故先帝疾焉，欲征之久矣。但以楊諒不肖，師出無功。當陛下之時，安得不事，使此冠帶之境，仍為蠻貊之鄉乎？今其使者朝于突厥，親見啟民，合國從化，必懼皇靈之遠暢，慮後伏之先亡。脅令入朝，當可致也。」帝曰：「如何？」矩曰：「請面詔其使，放還本國，遣語其王，令速朝覲。不然者，當率突厥，即日誅之。」帝納焉。高元不用命，始建征遼之策。王師臨遼，以本官領武賁郎將。明年，復從至遼東。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，帝令矩兼掌兵事。以前後渡遼之役，進位右光祿大夫。于時皇綱不振，人皆變節，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、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，文武多以賄聞。唯矩守常，無贓穢之響，以是為世所稱。

還至涿郡，帝以楊玄感初平，令矩安集隴右。因之會寧，存問曷沙那部落，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，頻有虜獲，部落致富。還而奏狀，帝大賞之。後從師至懷遠鎮，詔護北蕃軍事。矩以始畢可汗部眾漸盛，獻策分其勢，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，拜為南面可汗。叱吉不敢受，始畢聞而漸怨。矩又言於帝曰：「突厥本淳，易可離間，但由其內多有群胡，盡皆桀黠，教導之耳。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計，幸于始畢，請誘殺之。」帝曰：「善。」矩因遣人告胡悉曰：「天子大出珍物，今在馬邑，欲共蕃內多作交關。若前來者，即得好物。」胡悉貪而信之，不告始畢，率其部落，盡驅六畜，星馳爭進，冀先互市。矩伏兵馬邑下，誘而斬之。詔報始畢曰：「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，雲背可汗，請我容納。突厥既是我臣，彼有背叛，我當共殺。今已斬之，故令往報。」始畢亦知其狀，由是不朝。十一年，帝北巡狩，始畢率騎數十萬，圍帝於雁門。詔令矩與虞世基每宿朝堂，

以待顧問。及圍解，從至東都。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，率西蕃諸胡朝貢，詔矩宴接之。

尋從幸江都宮。時四方盜賊蜂起，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。矩言之，帝怒，遣矩詣京師接候蕃客，以疾不行。及義兵入關，帝令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。矩曰：「太原有變，京畿不靜，遙為處分，恐失事機。唯願鑾輿早還，方可平定。」矩複起視事。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，矩以聞，帝失色。矩素勤謹，未嘗忤物，又見天下方亂，恐為身禍，其待遇人，多過其所望，故雖至廝役，皆得其歡心。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，帝憂之，以問矩。矩答曰：「方今車駕留此，已經二年。驍果之徒，盡無家口，人無匹合，則不能久安。臣請聽兵士于此納室。」帝大喜曰：「公定多智，此奇計也。」因令矩檢校，為將士等娶妻。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，皆集宮監，又召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。因聽自首，先有奸通婦女及尼、女冠等，並即配之。由是驍果等悅，鹹相謂曰：「裴公之惠也。」

宇文化及之亂，矩晨起將朝，至坊門，遇逆黨數人，控矩馬詣孟景所。賊皆曰：「不關裴黃門。」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，矩迎拜，化及慰諭之。令矩參定儀注，推秦王子浩為帝，以矩為侍內，隨化及至河北。及僭帝位，以矩為尚書右僕射，加光祿大夫，封蔡國公，為河北道安撫大使。及宇文氏敗，為竇建德所獲，以矩隋代舊臣，遇之甚厚。複以為吏部尚書，尋轉尚書右僕射，專掌選事。建德起自群盜，未有節文，矩為制定朝儀。旬月之間，憲章頗備，擬于王者。建德大悅，每諮訪焉。及建德渡河討孟海公，矩與曹旦等於洺州留守。建德敗于武牢。群帥未知所屬，曹旦長史李公淹、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歸順。旦等從之，乃令矩與徵、公淹領旦及八璽，舉山東之地歸於大唐。授左庶子，轉詹事、民部尚書。

【論】

史臣曰：世基初以雅淡著名，兼以文華見重，亡國羈旅，特蒙任遇。參機衡之職，預帷幄之謀，國危未嘗思安，君昏不能納諫。方更鬻官賣獄，黷貨無厭，顛隕厥身，亦其所也。裴蘊素懷奸險，巧於附會，作威作福，唯利是視，滅亡之禍，其可免乎？裴矩學涉經史，頗有幹局，至於恪勤匪懈，夙夜在公，求諸古人，殆未之有。與聞政事，多曆歲年，雖處危亂之中，未虧廉謹之節，美矣。然承望風旨，與時消息，使高昌入朝，伊吾獻地，聚糧且末，師出玉門，關右騷然，頗亦矩之由也。